

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A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s Novel Cre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 在 心理美学 的平面上

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

朱振武 著



学林出版社

朱振武 著



学林出版社

# 在 心理美学的 平面上

A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s Novel Cre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

## 观察乌鸫的又一种方式：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福克纳的小说创作

(代序)

福克纳曾借用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一首诗《看乌鸫的十三种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来说明自己对小说之“真”的理解：“没有人能够直视真理，它明亮得让你睁不开眼睛。我观察它，只看到它的部分。别人观察，看见的是它略有不同的侧面。虽然没有人能够看见完整无缺的全部，但把所有整合起来，真理就是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这是观看乌鸫的十三种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当读者用了看乌鸫的所有十三种方式，真理由此出现，读者就得出了自己的第十四种看乌鸫的方式。”<sup>①</sup>福克纳的论述中也涉及了观察视角和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再一次借用福克纳从斯蒂文斯那儿借来的比喻，略作别

---

① James B.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Lion in the Garden: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 273-4

解,那么也可以把福克纳本人比作一只“乌鸦”。它从美国南方飞出,停落在批评家众目睽睽的关注视线之中。它不是一只羽色艳丽的凤凰,而是一只黑不溜秋的凡鸟,没有欢快的鸣唱,但叫声中充满哀诉和不悦耳的杂音。人们从各个角度观看它,解读它,希望从这个物种中发现自然的印记、进化的遗痕、环境的侵蚀和生命的信息。

近些年来,福克纳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注意力。从深度和广度上讲,福克纳研究已经超过了批评界对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关注。一种可以称之为“福学”的跨文学的文化研究正在形成建立之中。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乌鸦”,虽然不见全鸟,但也各有发现。福克纳研究论文和著作十分丰富,从马克思、福柯、伯格森、詹姆斯的哲学理论入手的,从结构的、解构的、语言学的、美学的、心理的、种族的、女权的、历史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的、民俗的、生平的、技巧的、主题的、互文的、神话原型的等视角出发的,与《圣经》和希腊经典进行比较研究的各类讨论,涉及了广阔的人文研究领域。朱振武教授的研究独辟蹊径,讨论的是通向各种阐释背后的更加深层、更加本质的东西,即小说创作发生的心理动机:是何种作用于潜意识心理力量,促使作家提笔作书,写下那些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美国南方人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又该如何进行文化解读,才能真正发现其埋藏在深层的含义。这是观察乌鸦的又一种方式,为同

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

福克纳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文学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宝贵的一部分。但是谈到福克纳，人们总是联想到美国的南方。福克纳出生在南方，在小说中写的也是南方的人物、背景和事件。是南方的土地滋养他长大，塑造了他的性格。他非常熟悉南方的地貌、历史和人民，他的生活习惯、思想方式和文化视野都与这块不幸的土地相联系。南方的地理是远离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南方的历史是经历过蓄奴制、南北战争和北方工业入侵的灾难深重的历史；南方的人民是受尽屈辱和压迫的“另类”。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美国南方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震荡。随着蓄奴制的废除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始，南方的农业经济正在瓦解，人口开始从乡村向城镇迁移。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出现的初始时期，这个传统瓦解、人心浮躁的时刻，正是福克纳小说的历史背景。南方这个曾被门肯贬斥为“文学沙漠”的地区，<sup>①</sup>随着福克纳的出现而出现了被人们冠之以“南方文艺复兴”的文学繁荣。

福克纳在他的十几部小说中，创造了代表美国南方的文学王国——位于被称为“边远南地”(the Deep South)的

---

① 参看 Lothar Honnighausen and Valeria Gennaro Lerda, eds., *Rewriting the South: History and Fiction* (Tubingen: Francke, 1993), p. xvi.

密西西比州境内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并在这个想象的南方社会中，跟踪几大家族的起起落落和众多成员的坎坷人生经历，对从南北战争结束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这段历史时期进行多侧面的反应，对南方社会变迁造成的文化和心理冲击做了切片观察。福克纳小说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规划自己创作的明智决策：他将小说圈定在一个地理范围和历史时期，集中反映以自己家乡为蓝本的一个区域在近代发生的变迁。福克纳认为，集中写家乡那块“邮票大的小地方”这一想法，为他打开了一个“金矿”，于是他一辈子在其中开采，创造了自己的小说世界。<sup>①</sup> 福克纳笔下流出的一个个生动故事，为读者提供了纷繁复杂的南方生活画面，许多片断又共同组成一幅浩大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历史变迁留下的文化和心理轨迹。

其实，福克纳的整体“规划”并没有严密细致的设计安排，只是一个大框架。他按自己的观察和认识，让故事自然发展。直到去世前 3 个月，福克纳还重申他的写作目标是“以最打动人的戏剧性方式讲故事。”<sup>②</sup> 这确实应该是他的本意。作家只是希望努力再现他熟悉的南方，头脑中没有一个预设的完整的系统概念。他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形

① James B.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p. 255.

② Joseph L. Fant III and Robert Ashley, eds., *Faulkner at West Poi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pp. 56~57.

成了自己对南方的认识,是以自己的理解“创造”了文学中的南方。他的小说不是纪实的、具体的、基于历史的,而是原创的、独立的、表达概念的,是对变迁中的南方社会所提供的人生经验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加以咀嚼消化、融会贯通后重新整合,以故事形式加以表述的。福克纳的写作过程是经验领域的感受过程,每一部小说都是这种感受不断发现、更新、发展、深化的过程。是那些“暗藏”在小说之中和“潜伏”在小说之下的东西,使作品具有了主题上的深刻性和一致性。正因如此,朱振武教授的这部著作在福克纳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研究的正是贯穿于作品之间的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积淀于内心深处的心理因素。

谈到福克纳小说创作发生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就必须涉及南北战争这一近代南方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南方是战败方,战败之后,南方人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丧失了抗衡的能力,而且成了道德替罪羊和文化另类。战争的失败使南方退守于自己框定的心理区域,因此文化上更加显示出防御性的、排外的区域特征,已经挤压变形,但自成一体。南方本来就有自己独特的经济模式和文化风格,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甚至有自己的语言——南方英语的发音特征明显不同于美国其他地区,南方人一张口就宣布了自己的地区身份。这些共同的区域特

征容易激发一种怀旧式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又由于南北战争的失败而凝固了。于是,战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旧南方随着战争“死去”了,但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顽固地“存活”着。“死去”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南方;“存活”的是文化的、心理的南方。

特殊的文化塑造了福克纳这位南方作家,他的小说底下奔涌着来自创伤性经验的集体潜意识。一种破灭理想的记忆,一种昔日传统的召唤,一种末日将临的危机感,隐隐约约地压迫在人们的心头,不能忍受,难以自拔,又无法抗拒。一方面,战后南北“团聚”的方式是北方资本对南方的渗透和侵吞,南方的经济基础被动摇,南方乡绅贵族的社会构架,以及维护这种构架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开始崩溃。另一方面,昔日前辈们推崇的带宗法封建色彩的庄园家族的梦想,在离现实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却在南方人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这种虚幻的理想成了挥之不去的精神替代物,成了逃避的去处。想象和现实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在南方人心理上形成了不寻常的“双重焦点”,形成了一种导致悲剧结果的不和谐。展现南方历史塑成的复杂矛盾的社会多侧面,同情地批判南方人的思想观念、认识态度和思维方式,也就成了福克纳这样的作家必须面对的挑战。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受创伤的经历动摇了整个生命结构,人有可能处于生活的停顿状态,对现在和未来兴趣全

无；但这些不幸的人并不一定是精神病患者。”<sup>①</sup>这是一种文化上、理智上出现的停滞状态，是一种精神瘫痪，一方面剥夺了南方人理性的行为能力，使他们在文化、经济、政治重压下残喘，机械地做出反应，间或爆发出无端的暴力；另一方面，他们又紧紧攀附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想象中过去的奢华与荣耀，以此软化严酷的现实，掩盖矛盾——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不然的话，南方将是个阳光下的伊甸园。南方人成了“过去”的俘虏，在心理上被自己囚禁了。于是，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批被时间凝固的人。他们不像有血有肉的活体，更像一个个幻影。在以杰弗逊镇为中心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整个社会结构中，群体与个人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老一代与青年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社会常规与被压抑的渴望之间，发生了基本的分裂和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极端个人主义，极端思想内倾，极端暴力。这是心理结构动荡的外化表现，是瓦解中的旧南方的精神实质的写照。

仔细研读福克纳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故事都带有悲剧的色调，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暗示的。传统

---

<sup>①</sup> Sigmund Freu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trans., Joan Rivier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52), p. 285.

社会的解体,带来了信仰危机和精神压力,迫使那些无法做出合适调节的南方人,要么在极端行为中宣泄,要么在想象的过去中躲藏。福克纳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个都陷进了感情经历的泥潭,都在挣扎着表达自己。“福克纳一代的南方人总有幽灵缠身的感觉,这使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幽灵来自总体的过去的社会文化,而不是来自个人经历,但后果基本是一样的。他们都感到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行为。他们试图构筑历史走廊,通过危险的通道出逃,但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找不到出路。”<sup>①</sup>这些悲剧人物都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都被不合时宜的道德和社会观念扭曲了。当这类悲剧一再出现在一个作家的笔下,故事就获得了象征意义,超越了历史时段和南方的特定地域,而指涉人类的生存状况。

福克纳是一位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一般叙述。他最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时,正是海明威和费茨杰拉德在文坛上大红大紫的时候,但他没有仿效他们的成功经验,决定走自己的道路。他必须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来表达处于精神混乱状态的美国南方世界。他不断进行文体实验,采用时间错位、意识流、多重视角、时

---

<sup>①</sup> Richard Gray, *The Life of 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 24.

空跳跃和拼贴并置等很多新手法。他显然受到了流行于当时的文学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又同其他现代派作家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他写作不守“规矩”，但作品很有分量，令人惊叹。他在叙述层面上描写零零碎碎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注重的是人物的意识活动和内心情感。在众多故事和回忆中，福克纳用几乎带象征主义风格的手笔，展示了一幅南方的不幸历史，读者能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强烈的文化体验，获得一种笼统而又具体、模糊而又清晰的心理感受：一切都在不可逆转地变化，一切都难逃厄运。福克纳是个地方作家，但又十分现代。

美国的南方历来与其他地区不同。南方的文化表述总是带着自己的历史烙印和地域特点。在福克纳洋洋大观的文学世系中，在他的小说王国中几代人沉浮起落的故事里，作家不仅将近代南方社会艺术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敏锐地捕捉了历史变迁带给南方人文化和心理上的影响。小说的历史深度，正是表现在历史在小说人物头脑中留下的深深刻痕，表现在历史铸成的南方人的局限以及历史向他们索讨的精神代价。在福克纳的南方传奇中，读者不仅能浏览这一区域的民俗地貌和历史遗风，更能时时感受到南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伦理传统。福克纳给我们描绘的是正在走向解体的南方乡绅社会，他的每个故事就像一块破碎的历史遗骸的残片，可供细细考究。朱教授的

《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为我们研读福克纳作品提供了文化框架和心理参照。作者学术视野广阔,理论功底深厚,不但见解独到,而且文采横溢,实在难能可贵。这部研究著作的出版,在福克纳研究领域,乃至外国文学和文学文化研究领域都是一件可庆可贺的事。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 Abstract

Based on aesthetics of psychology and combined with social psychology, literary psychology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is book focuses on explaining the causes of the creation of William Faulkner's fiction, their implied meanings and their inner mechanisms in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n discussing the mode of creation in the sense of aesthetics and on opening out the secret of his highly successful creations, so that a new point of view can be adop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Faulkner and other fiction.

Star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hor's creation, this book follows up the scent and traces the psychology of his creation, holding the opinion that there exists an intuitive psychological tendency in Faulkner's creation that the author is not aware of.

In the first chapter, we hold the opinion that it is an

inferiority complex that leads the author to go beyond his limitations and to reflect a deeper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ccording to Alfred Adler, a person with drawbacks in physiology or who has suffered from trauma, will unavoidably develop a sense of inferiority, which will gradually accumulate into a sense of inferiority complex that cannot be dissipated; and the deeper the inferiority is, the stronger the superiority complex will become so that the person can balance out this defect. Faulkner's novel creation and the themes he employed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which stems from his disadvantages in culture, physique and origin. They are, to some extent, the result of an inferiority complex, which later developed into a kind of superiority complex, caused by the author's overcompensation due to his imagined deficienc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 of the power of intuition in William Faulkner's creation that cannot be totally controlled by the author's self-consciousness. This is what is called "autonomy complex", which guides the writer to go beyond his own limitations, and mirrors some even more profound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Because of Southern America's

s special history and politics and the novelist's sufferings, Faulkner, in the course of his creating career, was deeply absorbed in the southern wasteland and invented Yoknapatawpha County, making it a place where he could do whatever he wanted to counteract the lack in his real life. He concerned himself not only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uthern spiritual wasteland, but also in extracting the aesthetic meanings of the wasteland, both to him and to human beings.

The three complexe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Faulkner's creation. Just on account of these psychological reasons, Faulkner shows a strong tendency of clear paradigm in his writing. His heroes are mostly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dults, while his heroines feature destruction and degeneration.

Owing to some psychological factors like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subconsciousness, William Faulkner manifests a strong psychological set and a clear paradigmatic tendency in his novel creation, especially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ting. As laid out in Chapter Two, most of the male characters he described are mainly in a struggling, anxious and conflicting situation when they are

coming of age and in a state of puzzlement when they are adults. Among all his fiction, the novelette *The Bear*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 which the plotting paradigms and the implications are just like those in the coming of age ceremony in the ancient times. Faulkner, however, while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is special ceremony, transformed this paradigm, thus enabling *The Bear* to come to the fore from the traditional motif and to gain a deeper significance. Faulkner employs this technique with great finesse in his other novels and transformed and has transcended the formularized method. The author also successfully satisfied his readers' reading anticipation, got a ready response from them, and, simultaneously,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mankind relies on for existence, and the embarrassed plight the human beings will face in the near future. Based on all this, Faulkner got the utmost out of literature and reached the literary pinnacle.

Faulkner followed his female characters with much interest in his novels; but the women, as described by Faulkner, mostly, have a distorted disposition and suffer many a setback during their lives. This is mainly because

Faulkner,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sculine discourse, who grew up in the south of America, changed the paradigms into symbolic ones. It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Faulkner's "autonomous complex" and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with his typical masculine discourse as a southern American man.

The suffering paradigm of human beings in his novels is the combined result of his wasteland complex and his innermost consciousness of hardship.

Chapter Three concentrates on Faulkner'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e author's particular mechanisms for weaving his novels, are owed to his autonomy complex, his natural endowment, his family's influence upon him and on his deep unconscious.

First, owing to his autonomous complex, natural endowment and psyche, William Faulkner gives expression to a distinct consciousness of time and space in his novel creation. This exceptional mechanism enabled Faulkner, while employing a method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o arrange time and space at will, to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invisible and abstract time and space, into a subjective, visible, vivid and specific text, and thus bring about